

影宋柳河東集

卷三十四之三十一
書啓

鳳

影宋柳河東集
卷三十四之三十一
書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書

與太學諸生喜詣闕留陽城司業書

城字立宗自諫議大夫遷國子司業以事出為道州刺史太學

諸生詣闕請留之公遺書勉勵其志時公作集賢堂字

二十六日

貞元十四年九月也

集賢殿正字柳宗元敬

致尺牘

尺牘書版也長一尺故云尺牘

太學諸生足下始朝

廷用諫議大夫陽公為司業

陽城傳德宗召城為諫議大夫

及裴延齡誣逐陸贄張湯李充等城約遣庄佛齊韓建張闢王地

元十一年七月坐是下遷國子司業諸生陶

照醇懿熙然大洽于茲四祀而已詔書出為

道州貞元十四年太學生薛約言事得罪謫

刺史僕時通籍光範門通籍者按漢書註為

名字物色懸之宮門按省就職書府聞之愷

然不喜非特為諸生戚戚也乃僕亦失其師

表而莫有所矜式焉一既有而署吏有傳致詔

草者僕得觀之蓋主上知陽公甚熟嘉美顯

寵勤至備厚乃知欲煩陽公宣風裔土一無

覃布美化于黎獻也遂寬然少喜如獲慰
于天子休命然而退自感悼幸生明聖不諱
之代不能布露所蓄論列大體聞於下執事
冀少見採取而還陽公之南也翌日退自書
府就車于司馬門外聞之於抱關掌管者道
諸生愛慕陽公之德教不忍其去頓首西闕
下懇悃至願乞留如故者百數十人
城之出太學諸

生何蕃李儻王魯卿李譚等二百人頓首闕
下請留城守闕下數日為吏遮抑不得上

輒用撫手喜甚震并不寧不意古道復形于

今僕嘗讀李元禮李元禮李膺也傳云太學

傳節為之冠竝與李膺陳蕃王暢更相褒重學中語曰天下模楷李元禮嵇叔夜

傳晉書嵇叔夜名康坐呂安事將刑東觀其市太學生三千人請以為師不許

言太學生徒仰闕赴訴者僕謂訖千百年不

可觀聞乃今日聞而觀之誠諸生見賜甚盛

於戲音烏希始僕少時嘗有意遊太學受師說

以植志持身焉當時說者咸曰太學生聚為

朋曹侮老慢賢有墮窳敗業音庚而利口食

者有崇飾惡言而肆鬪訟者左傳文十八年毀信廢忠崇飾

惡有凌傲長上而諛罵有司者漢書立而諛語○諛蘇內

切責讓也其退然自克特殊於衆人者無幾耳僕

聞之恟駭怛悸○恟群勇虛容二切怛當割切悸其季切良痛其

遊聖人之門而衆爲是嗜嗜也孟子事君無義進退無禮

言則非先王之道者猶嗜嗜也○嗜徒合切與咨同遂退託鄉閭家塾

考厲志業過太學之門而不敢跼顧尚何能

仰視其學徒者哉今乃奮志厲義出乎千百

年之表何聞見之乖刺歟○刺盧達切豈說者過

也將亦時異人異無嚮時之桀害者耶其無

乃陽公之漸漬導訓○漸子廉切明效所致

乎夫如是服聖人遺教居天子太學可無愧

矣於戲陽公有博厚恢弘之德能并容善偽

一無并字來者不拒曩聞有狂惑小生謂薛綬也依託

門下或乃飛文陳愚醜行無賴而論者以為

言謂陽公過於納汙左傳納汙川無人師之道是

大不然神尼吾黨狂狷論語吾黨之小子狂

以裁之○狷古切南郭獻譏荀子法行篇南郭

顯切又古縣切夫子之門何其雜也子貢曰君子正身以俟欲來者不拒欲去者不此良醫之門多病

櫟括之側多枉
材是以雜也
曾參徒七十二人致禍負芻

孟子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曾子曰無寓人於
我室毀傷其薪木寇退則曰脩我墻屋我將

反左右曰寇至則先去以為民望寇退則反
殆於不可沈猶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猶

有負芻之禍從先生
孟軻館齊從者竊履
者七十人未有與焉

之勝館於上宮有業履於牖上館人求之不
得或曰若是乎從者之度也曰子以是為竊

履來歟曰彼一聖兩賢人繼為大儒然猶不
殆非也

免如之何其拒人也
見論語
俞扁之門
扁

皆良醫也
不拒病夫繩墨之側不拒枉材師儒之

席不拒曲士理固然也且陽公之在禾朝曲

方聞風仰而尊之貪冒苟進邪薄之夫庶幾
少沮其志不遂其惡雖微師尹之位而人實
具瞻焉與其宣風一方覃化一州其功之遠
近又可量哉諸生之言非獨為己也於國體
實甚宜願諸生勿得私之得一字無想復再上故
少佐筆端耳勗此良志音旭俾為史者有以
紀述也努力多賀切勉也柳宗元白

答韋中立論師道書

中立史無傳新
史年表云潭州

刺史彪之孫不書爵位觀其求
師好學之志公答以數千言盡

以平生為文真訣告之必當時
佳士也書中謂余居南中九年
此書元和八年作集有送
韋七秀才下第序言中立文高
行愿而不錄於有司當在此書
後作中立於元和十四年中第

二十一日宗元白辱書云欲相師僕道不篤
業甚淺近環顧其中未見可師者雖常好言
論為文章甚不自是也不意吾子自京師來
蠻夷間乃幸見取僕自卜固無取假令有取
亦不敢為人師為眾人師且不敢况敢為吾
子師乎孟子稱人之患在好為人師由魏晉

氏以下人益不事師今之世不聞有師有
譁笑之以爲狂人獨韓愈奮不顧流俗犯笑
侮收召後學作師說因抗顏而爲師世果羣
恠聚罵指目牽引而增與爲言辭愈以是得
狂名居長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東如是者
數矣屈子賦曰邑犬羣吠吠所恠也出懷沙賦僕
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余以
爲過言前六七年僕來南二年冬幸大雪踰
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

走者累日至無雪乃已然後始信前所聞者
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目而吾子又欲使吾
為越之雪不以病乎非獨見病亦以病吾子

然雪與日豈有過哉顧吠者犬耳

樓昉曰此子厚薄處

度今天下不吠者幾人而誰敢銜恠於羣目
以召鬧取怒乎僕自謫過以來益少志慮居
南中九年增脚氣病漸不喜鬧豈可使呶呶

者

○呶尼交切

早暮呬吾耳

○呬音佛戾也

騷吾心則固

僵仆煩憤

乎外切

愈不可過矣

平居望外蓬蒿

吾不少獨欠為人師耳抑又聞之古者童冠
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
數百年來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
行之既成禮明日造朝至外庭薦笏

薦摺也言

於鄉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憮然

孟子憮然為閒

○憮音武京兆尹鄭叔則

貞元初鄭叔則為京兆尹五年二月

貶永州刺史佛然曳笏却立

○佛音佛曰何預我耶廷

中皆大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
獨為所不為也今之命師者大類此吾子行

厚而辭深凡所作皆恢恢然有古人形貌雖
僕敢爲師亦何所增加也假而以僕年先吾
子聞道著書之日不後誠欲往來言所聞則
僕固願悉陳中所得者吾子苟自擇之取某
事去某事則可矣若定是非以教吾子僕材
不足而又畏前所陳者其爲不敢也決矣吾
子前所欲見吾文旣悉以陳之非以耀明于
子聊欲以觀子氣色誠好惡何如也今書來
言者皆大過吾子誠非佞譽誣諛之徒直見

愛甚故然耳始吾幼且少為文章以辭為工

及長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為炳炳烺

烺音朗又音郎火明貌務采色夸聲音而以

為能也凡吾所陳皆自謂近道而不知道之

果近乎遠乎吾子好道而可吾文或者其於

道不遠矣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

之弔切掉徒懼其剽而不留也妙切剽匹未嘗敢

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

氣出之懼其昧没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

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奧揚之欲其
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
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
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
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
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氏以
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
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
幽叅之太史公以著其潔

太史公謂司馬遷
也梁劉勰辨騷云

唐韓柳為後世辭宗未嘗極道原而聞見於詩文若書愈進學解云下逮莊騷太史所錄子雲相如同工異曲是以原介莊周司馬遷之間也宗元與韋中立書曰參之莊老以肆其端參之國語以博其趣參之離騷以致其幽參之太史以著其潔亦以其辭配莊老太史與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凡若此者果是耶非耶有取乎抑其無取乎吾子幸觀焉擇焉有餘以告焉苟亟來以廣是道子不有得焉則我得矣又何以師云爾哉取其實而去其名無招越蜀吠恠而為外廷所笑則幸矣宗元白

一作復白

答貢士元公瑾論仕進書

元公嘗有送

第東歸序即公瑾也序所謂從

計京師受丙科之薦獻藝春卿

當三黜之辱與書所謂深寡和

之憤積無徒之歎之意同書當

在序之前貞元十七

八年尉藍田時作

二十八日宗元白前時所枉文章諷讀累日

辱致來簡受賜無量然竊觀足下所以殷勤
其文旨者豈非深寡和之憤宋玉對楚王問其曲彌高其和
寡彌積無徒之歎懷不能已赴訴於僕乎如僕
尚何為者哉且士之求售於有司或以文進

或以行違者稱之不患無成足下之文左馮
翊崔公先唱之矣秉筆之徒由是增敬足下
之行汝南周穎客又先唱之矣逢掖之列

禮記

孔子少居魯衣逢掖之衣註逢
大也大掖之衣大袂禪衣也

亦以加慕夫

如是致隆隆之譽不久矣又何戚焉古之道
上延乎下下倍乎上上下下洽通而薦能之功
行焉故天子得宜為天子者薦之於天諸侯
得宜為諸侯者薦之於王大夫得宜為大夫
者薦之於君士得宜為士者薦之於有司薦

於天堯舜是也

孟子堯薦舜於天舜薦禹於天

薦於王周公

之徒是也薦於君鮑叔牙子罕子皮是也

說苑

子貢問孔子今之人臣孰賢孔子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

子曰吾聞鮑叔之進管仲子皮之進子產未聞管仲子產有所進也薦於有司

而專其美者則僕未之聞也是誠難矣古猶

難之而況今乎獨不得與足下偕生中古之

閒進相援也退相拯也已乃出乎今世雖王

林國韓長孺復生說苑魯哀公問於孔子曰

衛靈公有士曰王林國有賢人必進而任之無不達也不能達退而與分其祿而靈公尊

之韓安國字長孺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
於梁舉壺遂臧固至它皆天下名士士亦以

慕此稱之不能為足下抗手而進以取謬笑矧僕

之齷齪者哉記○齷音渥齷測角切小節也史
記作握前漢作握躡註局陜也

若將致僕於奔走先後之地詩子曰有先
後先

後竝去聲而役使之則勉充雅素不敢告憊步拜切

嗚呼始僕之志學也甚自尊大頗慕古之大

有為者汨沒至今自視缺然知其不盈素望

久矣上之不能交誠明達德行延孔氏之光

燭于後來次之未能勵材能興功力致大康

于民垂不滅之聲退乃俛俛於下

俛俛見貌失無

道貌禮記治國而無禮猶瞽者

之無目○俛音俛又丑良切 咕咕於末位

○咕他

偃仰驕矜道人短長不亦冒先聖之

誅乎固吾不得已耳樹勢使然也

使一字無穀梁

子曰心志既通而名譽不聞友之過也

穀梁傳昭

十九年

蓋舉知揚善聖人不非況足下有文

行唱之者有其人矣繼其聲者吾敢闕焉其

餘去就之說則足下觀時而已不悉宗元白

答嚴厚輿秀才論為師道書

公嘗有答韋中

立書答表君陳書與此書意皆
合大抵皆避為師之名而不當
者集又有送嚴公賦下第序厚
輿豈即公賦耶答韋書在元和
八年則此書
又在後云

二十五日某白馮翊嚴生足下得生書言為

師之說恠僕所作師友箴見集與答韋中立

書欲變僕不為師之志屈已為弟子屈上一

凡僕所為二文其卒果不異僕之所避者名

也所憂者其實也實不可一日忘僕聊歌以

為箴行且求中以益己慄慄不敢暇又不敢

自謂有可師乎人者耳若乃名者方為薄世
笑罵僕脆怯尤不足當也內不足為外不足
當衆口雖懇懇見迫其若吾子何實之要二
文中皆是也吾子其詳讀之僕見解不出此
吾子所云仲尼之說豈易耶仲尼可學不可
為也學之至斯則仲尼矣未至而欲行仲尼
之事若宋襄公好霸而敗國卒中矢而死左傳
僖二十二年宋人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公傷股二十三年五月卒傷于泓故也仲
尼豈易言耶馬融鄭玄者二子獨章句師耳

今世固不少章句師僕幸非其人吾子欲之
其有樂而望吾子者矣言道講古窮文辭以
為師則固吾屬事僕才能勇敢不如韓退之
故又不為人師人之所見有同異吾子無以
韓責我若曰僕拒千百人又非也僕之所拒
拒為師弟子名而不敢當其禮者也若言道
講古窮文辭有來問我者吾豈嘗瞋目閉口
耶敬叔吾所信愛

呂恭字敬叔

今不得見其人又

不敢廢其言

一作又敢廢其言哉

吾子文甚暢遠恢恢

乎其闢大路將疾馳也攻其車肥其馬長其

策

音策

調其六轡

詩註

六轡

在手

中道

之行

大都

策

調

其

六

舍是又奚師歟亟謀於知道者而考諸古師

不乏矣幸而亟來

異切

亟丘

終日

與吾

子言

不

敢

倦

不

敢倦不敢愛不敢肆苟去其名全其實以其

餘易其不足亦可交以為師矣如此無世俗

累而有益乎已古今未有好道而避是者宗

元白

報袁君陳秀才避師名書

袁君集不他見以書

攷之時在永興
韋嚴書相後云

秀才足下僕避師名久矣往在京都後學之
士到僕門日或數十人僕不敢虛其來意有
長必出之有不至必甚之

○甚渠記切教也

雖若是

當時無師弟子之說其所不樂爲者非以師
爲非弟子爲罪也有兩事故不能自視以爲
不足爲一也世久無師弟子決爲之且見非
且見罪懼而不爲二也其大說具答韋中立
書今以往可觀之秀才貌甚堅辭甚強僕自

始覲固竒秀才及見兩文愈益竒雖在京都

日數十人到門者誰出秀才右耶前已畢秀

才可為成人作畢一僕之心固虛矣又何鯤鵬

互鄉於尺牘哉論語互鄉難與言童子見何下一有辱字秋風益

高風一作色暑氣益衰可偶居卒談秀才時見咨

咨一作客僕有諸內者不敢愛惜惜一無字大都為一有字

文以行為本在先誠其中其外者當先讀六

經次論語孟軻書皆經言左氏國語莊周屈

原之辭稍采取之取一無字穀梁子太史公甚峻

潔可以出入餘書俟文成異日討也計下

其歸在不出孔子此其古人賢士所懍懍者有可字

求孔子之道不於異書作於一秀才志於道慎

勿恠勿雜勿務速顯道苟成則慤然爾慤一作勃

久則蔚然爾源而流者歲旱不涸蓄穀者不

病凶年蓄珠玉者不虞殍死矣殍被表切然則

成而久者其術可見雖孔子在為秀才計未

必過此不具宗元白一本無不具字

答韋珩示韓愈相推以文墨事書退之

書不見於集而其略粗見於此
韋珩夏卿之姪正卿之子夏卿
史有傳正卿附見於傳珩載于
年表公謂馬遷於退之固相上
下而楊雄不若退之其相推遜
亦至矣集又有寄珩詩在別卷
據書云封示退之書此當與論
史書相後先元和八年間也

足下所封示退之書云欲推避僕以文墨事
且以勵足下若退之之才過僕數等尚不宜
推避於僕非其實可知一無可固相假借為
之辭耳退之所敬者司馬遷楊雄遷於退之
固相上下若雄者如太玄法言及四愁賦楊雄

贊以爲經莫大於易作太玄傳莫大於論語
作法言詞莫麗於相如作四賦而此云四愁
賦後人妄加之
也一作四賦

竒至他文過楊雄遠甚雄之遣言措意之一
作文

頗短局滯澁不若退之猖狂恣睢肆意有所

作一作猖狂恣肆若然者使雄來尚不宜推
寓意有所作

避而況僕耶彼好獎人善以爲不屈已善不

可獎故慊慊云爾也也。慊音歉恨足下幸勿

信之且足下志氣高好讀南北史書通國朝

事穿穴一作籠古今後來無能和一作而僕稚

駮

語駮切

卒無所為但赳赳文墨筆硯淺事今

退之不以吾子勵僕而反以僕勵吾子愈非

所宜然卒篇欲足下自挫抑合當世事以固

當

丁浪切一無以字

雖僕亦知無出此吾子年甚少

知己者如麻

一無者字

不患不顯

貞元二十一年珩中進士第

患道不立爾此僕以自勵亦以佐退之勵足

下不宣宗元頓首再拜

答貢士廖有方論文書

廖生書欲求公為序其端

見於此公既許之故集有送詩人廖有方序見別卷書在永州

作時

三日宗元白自得秀才書知欲僕爲序然吾
爲文非苟然易也於秀才則吾不敢愛吾在
京都時好以文寵後輩後輩由吾文知名者
亦爲不少焉自遭斥逐禁錮益爲輕薄小兒
譁囂羣朋增飾無狀當途人率謂僕垢汙重
厚舉將去而遠之今不自料而序秀才秀才
無乃未得嚮時之益而受後事之累吾是以
懼潔然盛服而與負塗者處

易睽見豕負塗
塗謂泥塗也

而又何賴焉然觀秀才勤愀意甚久遠不爲
頃刻私利欲以就文雅則吾曷敢以讓當爲
秀才言之然而無顯出於今之世視不爲流
俗所扇動者乃以示之既無以累秀才亦不
增僕之詬罵也計無宜於此若果能是則吾
之荒言出矣

進士和十一年有方中宗堯白

答貢士蕭纂欲相師書

書蕭生不誅

其何許人書云始退謝
野廬必未尉藍田時作

十二日宗元白始者負戴經籍退跡野廬塊

守蒙陋坐自壅塞作壅一不意足下曲見記憶

遠辱書訊既以高文關其知思去聲而又

超僕以宗師之位貸僕以丘山之號流汗伏

地不知逃匿幸過厚也前時獲足下灌鍾城

銘竊用唱導於聞人僕常赧然○赧乃羞其

僭踰今覽足下尺牘懇勲備厚似欲僕贊譽

者此固所願也詳視所貺曠然以喜是何旨

趣之博大詞采之蔚然乎鼓行於秀造之列

此其戈矛矣舉以見投為賜甚大俯用忖度

不自謂宜顧視何德而克堪哉且又教以芸
其蕪穢甚非所宜僕不敢聞也其他唯命宗
元白

報崔黯秀才論為文書

崔黯新史有傳寧之子也

後擢進士第一本在崔翦翦新舊史皆無傳此書在永州作

崔生足下辱書及文章辭意良高所嚮慕不
凡近誠有意乎聖人之言然聖人之言期以
明道學者務求諸道而遺其辭辭之傳於世
者必由於書書謂字書道假辭而明辭假書而傳

要之之道而已耳

之道謂道也

道之及及乎物而

已耳斯取道之內者也今世因貴辭而矜書

粉澤以爲工適密以爲能

音適

不亦外乎吾

子之所言道匪辭而書其所望於僕亦匪辭

而書是不亦去及物之道愈以遠乎僕嘗學

聖人之道身雖窮志求之不已庶幾可以語

於古恨與吾子不同州部閉口無所發明觀

吾子文章自秀士可通聖人之說今吾子求

於道也外而望於余也愈外是其可惜歟吾

且不言是負吾子數千里不弃朽廢者之意

故復云爾也凡人好辭工書皆病癖也音癖

腹病也吾不幸蚤得二病學道以來日思砭鍼

攻熨也○砭彼驗切以石刺病也鍼與針同熨火熨也卒不能去纏結

心腑牢甚願斯須忘之而不克竊嘗自毒今

吾子乃始欽欽思易吾病不亦惑乎斯固有

潜塊積癥居牙切久病也腹中病也中子之內藏○中藏並去聲

恬而不悟可憐哉其卒與我何異均之二病

書字益下字一作示而子之意又益下則子之病

又益篤甚矣子癖於伎也吾嘗見病心腹人

有思啗土炭嗜酸鹹者○啗徒監切與啖同不得則大

戚其親愛之者不忍其戚因探而與之東坡醉墨

堂詩云乃知柳子語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用此事觀吾子之意亦已

戚矣吾雖未得親愛吾子然亦重來意之勤

有不忍矣誠欲分吾土炭酸鹹吾不敢愛但

遠言其證不可也俟面乃悉陳吾狀未相見

且試求良醫為方已之苟能已大善則及物

之道專而易通若積結既定醫無所能已幸

期相見時吾決分子其啗嗜者不具宗元白

答吳秀才謝示新文書

吳秀才當是武陵族子

某白向得秀才書及文章類前時所辱遠甚

多賀多賀秀才志為文章又在族父處

族父言武

陵一曰族父公自言其族父也豈吳生隨柳公綽在湖南耶其時元和七年也一無多賀

二字并無又在族父處五字

蚤夜孜孜何畏不日日新又

日新也雖間不奉對苟文益日新則若亟見

矣夫觀文章宜若懸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

是則仰無可私者秀才誠欲令吾俯乎則莫

方

若增重其文今觀秀才所增益者不啻銖兩

吾固伏膺而俯矣禮記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謂奉持之也一

無膺字愈重則吾俯滋甚秀才其懋焉苟增而

不已則吾首懼至地耳又何閒踈之患乎還

答不悉宗元白

復杜温夫書一云復杜温夫所用乎歟耶哉已耳焉也八字

書温夫集不他見按韓愈以元和十四年謫潮州書中及之此

書必十四年春作

二十五日宗元白兩月來三辱生書書皆逾

千言意者相望僕以不對答引譽者望怨也然

僕誠過也而生與吾文又十卷噫亦多矣文

多而書頻吾不對答引譽宜可自反而來徵

不肯相見肯一作日亟拜亟問○亟丘異切其得終無

辭乎凡生十卷之文吾已略觀之矣吾性騃

滯多所未甚諭安敢懸斷是且非耶書桓吾

必曰周孔周孔安可當也語人必於其倫類倫

禮也出記生以直躬見桓論語吾黨有直躬者直躬謂直道也宜無

所諛道而不幸乃曰周孔吾豈得無駭恠一

吾下又且疑生悖亂浮誕無所取幅尺以故

愈不對答來柳州見一刺史即周孔之元和十年

公自永召至京尋復謫柳州刺史今而去我道連元和十年三月以劉

禹錫為連而謁於潮元和十四年正月之二

州刺史韓愈貶州刺史之二

邦又得二周孔去之京師京師顯人為文詞

立聲名以千數又宜得周孔千百何吾生曾

中擾擾焉多周孔哉吾雖少為文不能自雕

斲引筆行墨快意累累倫追切意盡便止亦何

所師法立言狀物未嘗求過人亦不能明辯

生之才致但見生用助字不當律令唯以此

奉答所謂乎歟耶哉夫者疑辭也矣耳焉也

者決辭也今生則一之宜考前聞人所使用

與吾言類且異慎思之則一益也庚桑子言

藿蠋鵠卵者莊子庚桑子曰奔蜂不能化藿蠋越雞不能伏鵠卵魯雞固能

矣藿蠋豆藿中大青蟲吾取焉道連而謁於

潮其卒可化乎然世之求知音者一遇其人

或為十數文即務往京師急日月犯風雨走

謁門戶以冀苟得今生年非甚少而自荆來

柳自柳將道連而謁於潮途遠而深矣一途下有

愈字則其志果有異乎又狀貌嶷然類丈夫○嶷

切鸚力視端形直心無岐徑其質氣誠可也獨

要謹充之爾謹充之則非吾獨能生勿怨下生

一有宜字亟之二邦以取法時思吾言非固拒生

者孟子曰余不屑之教誨也者是亦教誨而

已矣宗元白

上門下李夷簡相公陳情書新史夷簡傳元

和十三年召為御史大夫進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書

當是在柳
州時作

月日使持節柳州諸軍事守柳州刺史柳宗

元謹再拜獻書于相公閣下宗元聞有行三

塗之艱一有而墜千仞之下者
左傳昭四年

四嶽三塗陽城太室荆山終南九州之
險也杜氏註云三塗在河南陸渾縣南仰望

於道號以求出過之者日千百人皆去而不

顧就令哀而顧之者不過攀木俯首深曠太

息曠比真切又音
賓張目也恨視也良久而去耳其卒無可

奈何然其人猶望而不止也俄而有若鳥獲

者鳥獲秦武王時有力人也持長綆千尋○綆古杏切徐

而過焉其力足為也其器足施也號之而不

顧顧而曰不能力則其人知必死於大壑矣

何也是時不可遇而幸遇焉而又不逮乎已

然後知命之窮勢之極其卒呼憤自斃音弊不

復望於上矣宗元曩者齒少心銳徑行高步

不知道之艱以陷於大阨窮蹟殞墜○蹟職切殞

切敏廢為孤囚日號而望者十四年矣元承貞

至是元和十三年為十四年矣其不顧而去與顧而深曠者

俱不乏焉然猶仰首伸吭

二下俚居耶切咽也

張目而

視曰庶幾乎其有異俗之心非常之力當路

而垂仁者耶及今閣下以仁義正直入居相

位宗元實撫心自慶以爲獲其所望故敢致

其辭以聲其哀若又捨而不顧則知沉埋踣

斃無復振矣伏惟動心焉宗元得罪之由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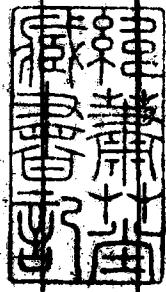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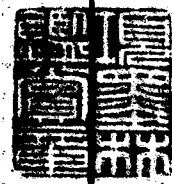
謗之自以閣下之明其知之久矣繁言蔓辭

祗益爲黷伏惟念墜者之至窮錫烏獲之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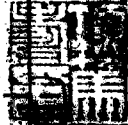
力舒千尋之綆垂千仞之艱致其不可遇也

遇以卒成其章庶號而望者得畢其誠無使
 呼憤自斃沒有餘恨則士之死於門下者宜
 無先焉生之通塞決在此舉無任戰汗隕越
 之至不宣宗元惶恐再拜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四



世經慶氏
 勅梓家



河東

集

卷第三

十

東坡全集

東坡全集

東坡全集

啓

上廣州趙宗儒尚書陳情啓

一本無廣州字

宗儒字秉文鄧州穰人按新史未嘗為廣州節度使此啓云

蜀深重當元和初公喪母之時

昌為廣州刺史嶺南節度使則此啓當是與昌然公送趙大秀

才序亦云尚書由交廣為刺史必有所據

某啓某天罰深重餘息苟存

元和元年五月

州永沉竄俟罪朝不圖夕伏謁無路不任荒懸

之誠伏念宗元初授御史之日

貞元十九年閏十二月

公為監察御史

尚書與杜司空

杜黃裳也

先賜臨顧光耀

里間下情至今尚增惶惕頃以黨與進退投

竄零陵囚繫所迫不得歸奉松楸

古雅切

哀荒

窮毒人理所極親故遺忘音望況於他人朝夕

之急饘粥難繼

○饘諸延切亦作餐

宗祀所重不敢死

亡偷視累息已逾歲月伏以尚書德量弘納

義風遠揚收撫之恩始於枯朽敢以餘喘上

累深仁伏惟惻然見哀使得存濟悽悽荒懇

○ 悽音婁恭謹貌一曰勤也

叩顙南望竊以動心於無情

之地施惠於不報之人古烈尚難況在今日

而率然干冒決不自疑者蓋以聞風之日久

嚮德之誠至振高義於流俗之外合大度於

古人之中獨有望於閣下而已非敢以尋常

祈向之禮當大賢匍匐之仁

詩匍匐救之○ 匍音扶又音蒲

匍音伏又蒲墨切

夙夜忖度果於自卜方在困辱不

敢多言伏紙惶恐不勝戰越謹啓

上西川武元衡相公謝撫問啓

元衡

蒼憲宗即位蜀新定詔元衡檢校吏部尚書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為勳西南四川節度使元和八年至自西川啓云伏匿嶺下于今七年元和六年作也

某啓某愚陋狂簡不知周防失於夷途陷在大罪伏匿嶺下于今七年追念往愆寒心飛

魄幸蒙在宥

莊子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在宥謂寘宥也

得自循

省豈敢徹聞於廊廟之上見志於樽俎之際以求心於萬一者哉相公以含弘光大之德

易坤卦

廣博淵泉之量

禮記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不遺垢

汙先賜榮示奉讀流涕以懼以悲屏營舞躍

○屏營恐懼之貌 不敢寧處是將收孟明於三

敗左傳僖三十三年秦繆公使孟明視將兵伐鄭至滑孟明曰鄭有備矣滅滑而還晉

人興師敗孟明于殽及三年孟明帥師伐晉報殽之役戰于彭衙孟明敗績繆公猶用孟

明增修國政次年孟明責曹沫於一舉史記

魯人也為魯將與齊戰三敗北莊公十三年與齊桓公盟于柯沫執匕首劫桓公曰齊強

魯弱大國侵魯亦以甚矣桓公乃許盡俾折歸魯之侵地左傳作曹劌○沫莫佩切

脅臏脚之倫鄒陽書司馬喜臏脚於宋卒相

應侯○臏音牝別得自拂飾以期效命於鞭

刑也曹迄業切

策之下此誠大君子并容廣覽棄瑕錄用之

道也自顧孱鈍山○孱助切無以克堪祇受大賜

豈任負戴精誠之至炯然如日○炯古切拜伏

無路不勝惶惕輕冒威重戰汗交深

謝襄陽李夷簡尚書委曲撫問啓元和

六年四月以戶部侍郎李夷簡檢校禮部尚書為山南東道節

度使啓云襄州即此時也公在永州

某啓當州謂永也負外司馬李幼清傳示尚書

委曲委曲書也特賜記憶過蒙存問捧讀喜懼浪

然涕流音郎慶幸之深出自望外伏惟尚書

鷲立朝端風行天下入統邦憲出分主憂控

此上游見漢書項羽傳式是南服詩式是南服式

法式凡海內奔走之士思欲修容於轅門之

外季孫之母死曾子與子貢入於其廛而修容焉闔人弗納

容更莊飾也轅躡履於油幢之前幢音摩也

譬之涉蓬瀛海中三山曰方丈蓬萊瀛洲皆神仙所居登崑閩崑崙

閩風二山名十洲記崑崙山有三角一角正

東名崑崙宮不可得而進也某負罪淪伏聲

銷跡滅固世俗之所棄親友之所遺敢希大
賢曲見存念是以展轉歔歔音虛晝詠宵興
願為廝役以報恩遇瞻仰霄漢邈然無由網
羅未解縱羽翼而何施囊檻方堅雖虎豹其
焉往不任踊躍懇懇之至謹奉啓起居輕黷
威嚴倍增戰越

賀趙江陵宗儒辟符載啓

宗儒履歷已具註前

啓作之時日當先後也符載字厚之蜀都人有奇才以王霸自

辭

某啓伏聞以武都符載爲記室天下立志之

士雜然相顧繼以歎息知爲善者得其歸嚮

流言者有所聞執左傳願以間執直道之所

行義風之所揚堂堂焉實在荆山之南矣幸

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藝術志氣爲時聞人才

位未會盤桓固久中間因緣陷在危邦與時

偃仰不廢其道韋臯鎮蜀以載爲支使劉闢

略云行義則固輔仁乃通它年良覲麟閣之

中及臯卒闢擅摠留務載亦在幕中關敗載
素服請罪高崇文以其贊有而爲見忌嫉者
符義輔仁之語禮而釋之

橫致唇吻房給事以高節特立明之于朝王

吏部以清議自任辨之於外然猶小人浮議

困在交戟劉向傳今佞邪與賢臣並交戟之內註交戟謂守衛者與此意同

凡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隳壤接而惑於騰

沸環視相讓莫敢先舉及受署之日則皆開

口垂臂悵望悼悔譬之求珠於海而徑寸先

得廣雅云有大珠徑寸幾圍二寸已上則衆皆快然罷去知竒

寶之有所歸也嗚呼巧言難明下流多訕一作

未諂司馬遷書云負下自非大君子出世之氣

則何望焉瞻望清風若在天外無任感激欣躍之至輕贖陳賀不勝戰越不宣謹啓

與邕州李域中丞論陸卓啓

公集中有邕州

李中丞墓誌然非域也陸卓事亦不之見

某啓伏以至公之道施恩而不求報獎善而不爲功所以振宣幽光激勵頽俗誠大君子所蓄積也

司馬遷報任安書其素所蓄積也

竊見故招討判

官試右衛曹參軍陸卓生稟清操長於吏

理累仕所至

至一作肆

必獲休聲

獲一作有

再舉府曹

績用茂著頃以狂賊李元慶劫取留後擅樹
兇徒構灾扇禍期在旦夕一夫見刃莫爲已
用而卓以此時特立不懼終翦強暴以寧師
人旣而不幸嬰疾物故不獲一日趨事以受
其職有功未報有善未錄伏承閣下言論之
餘每所嗟異優給家屬恩禮特殊行道之人
皆所欽伏儻錄其事跡奏一贈官使懷憤之
竟知感恩於地下秉志之士思受命於門庭
足以勸獎三軍

諸葛孔明出師表獎帥三軍

豈止光榮一

族伏惟不棄狂瞽特賜裁量幸甚幸甚某與
卓未嘗相識敢率愚直以期至公輕黷威嚴
伏增戰悚謹啓

謝李中丞安撫崔簡戚屬啓

中丞乃以下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
有湖南李中丞啓三此卷有其
二後卷有其一公在永州正
湖南道故云凡在巡屬蓋其所
部明矣公作崔簡墓誌卒在
元和七年正月書又當前云

某啓伏見四月六日勅刺史崔簡以前任賊

罪決一百長流驩州簡字子敬公之姊夫元
和初為連州刺史健來

州未至永而連之人想簡伏奉去月二十三

日牒崔簡家口牒州安存并借官宅什器差

人與驅使伏惟中丞以直清去敗政以惻隱

撫窮人罪跡暴著則按之以至公家屬流離

則施之以大惠各由其道咸適于中威懷竝

行仁義齊立繩愆糾繆書問命之辭列郡肅澄清

之風匡困資無闔境知噢咻之德○噢威遇切又音郁

咻吁尤切又音煦左傳作煥休註痛念之聲凡在巡屬慶懼交深

伏見崔簡兒女十人皆柳氏之出簡之所犯

首末知之蓋以風毒所加漸成狂易

音亦簡

病瘍目亂

不知畏法坐自拒刑名為賊賄卒無儲

蓄得罪之日

簡權厝誌云坐流驩州幼弟訟于朝天子黜連帥罷御史云云

連帥即此中丞

百口熬然叫號羸頓不知所赴儻非

至仁厚德深加憫恤則流散轉死期在須臾

某幸被縲囚

○縲倫追切

久沐恩造至於骨肉又

荷哀矜循念始終感懼無地謹勒祗承人沈

澹奉啓陳謝下情輕黷

一本作瀆

上湖南李中丞于廩食啓

即前啓李中丞也公

謫在永故以廩食告之又在前
書之前也一無干廩食三字

某啓某嘗讀列子書有言於鄭子陽者曰列

禦寇蓋有道之士也居君之地而窮若不好

士若一作居使之然乎子陽於是以君命輸粟於

列子列子不受列子說符之文固嘗高其志又讀孟

子書言諸侯之於士曰使之窮於吾地則賙

之賙之亦可受也又恠孟子以希聖之才命

代而出不卓然自異以潔白其德取食於諸

侯不以爲非斷而言之則列子獨任之士唯

已一毛之為愛

孟子揚子取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為也

故道

以自免孟子兼愛之士唯利萬物之為謀故

當而不辭今宗元處則無列子之道出則無

孟子之謀窮則去讓而自求

定公穀梁傳求者請也古之人

重請何重乎請人之所以為人者讓也請道去讓也則是舍其所以為人也二字本此

至則捧受而不慙

作無一

則固為貪凌苟冒人

矣董生曰明明求財利唯恐困乏者庶人之

事也

董仲舒答武帝策

是皆諾恥之大者而無所避

之何也以為士則黜辱為農則斥遠無伎不

可以爲工無貲不可以爲商抱大罪處窮微

音以當惡歲而無廩食又不自列於閣下則

非所以待君子之意也又待一作侍伏惟覽子

陽孟子之說以垂德惠無使惶惶然控于他

邦詩控于大邦註控引也箋云欲重爲董生

所笑則縲囚之幸大矣

上桂州李中丞薦盧遵啓盧遵公之內弟也公之

嘗有序送遵遊桂州在元和四年當與此書同時作

凡士之當顯寵貴劇則其受賜於人也無德

心焉何也彼將曰吾勢能得之是其所出者
大而其報也必細居窮厄困辱則感槩捧戴
萬萬有加焉是其所出者小而其報也必巨
審矣故凡明智之君子務其巨以遺其細則
功業光乎當時聲名流乎無窮其所以激之
於中者異也若宗元者可謂窮厄困辱者矣
世皆背去顛頽曠野獨賴大君子以明智垂
仁問訊如平生光耀囚錮若被文繡嗚呼世
之知止足者鮮矣旣受厚遇則又有不已之

求以黷閭下之嚴威然而亦欲出其感槩捧
戴而効其巨者伏惟閭下留意裁擇幸甚幸
甚伏以外族積德儒厚以為家風周齊之間
兄弟三人咸為帝者師解在二十四卷孝仁
之譽高於他門伯舅叔仲咸以孝德通于鬼
神為文士所紀述相國彭城公嘗號于天下
名其孝以求其類則其後咸宜碩大光寵以
充神明之心乃今凋喪淪落莫有達者豈與
善之道老子天道無無可取耶獨內弟盧遵

親常與善人

其行類諸父靜專溫雅好禮而信飾以文墨
達於政事今所以聞於閣下者無忤於心無
愧於色焉以宗元棄逐枯槁故不求遠仕務
顯名而又難乎其進也竊高閣下之舉賢容
衆故願委心焉則施澤於遵過於厚賜小人
也遠矣以今日之形勢而不廢其言論語君子不以
言舉人不廢言使遵也有籍名於天官天官謂吏部獲
祿食以奉養用成其志一舉而有知恩之士
二焉可不務其巨者乎伏惟試詳擇焉言而

無實罪也其敢逃大譴
一本止作言而進退
無實罪其敢逃
恐懼不知所裁不宣謹啓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五

世綵廖氏
劉梓家塾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啓

上權德輿補闕温卷決進退啓

時年十八

權德輿史有傳初德宗間其才
 召為太常博士改左補闕貞元
 中知禮部貢舉真拜侍郎凡三
 歲甄品詳諦所得士相繼為公
 卿宰相取明經初不限負史所
 載如此韓昌黎有燕河南府秀
 才詩云昨聞詔書下權公作邦
 楨文人得其職文道當大行以
 此觀之則德輿之在當時誠多
 主之龍門也公上書求馳聲成
 名之資
 基宜矣

補闕執事宗元聞之重遠輕通賤視貴聽所

由古矣竊以宗元幼不知取少又躁進拜揖

長者自于幼年是以造俊造之末跡○造初

廁牒計之下列○廁初賈藝求售○賈古聞無

善價○聞苦載文筆而都儒林者匪親乃

舊率皆携撫相示談笑見昵○昵質喔咿逡巡

楚詞寧啞咿嚅而為達者啞○啞音無乃

覩其樸者鄙其成狎其幼者薄其長耶將行

不拔異操不砥礪學末該廣文不炳耀實可

鄙而薄耶今鴛鴦充朝而獨干執事者特以
顧下念舊收接儒素異乎他人耳敢問厥由
庶幾告之俾識去就幸甚幸甚今將慷慨激
昂奮攘布衣縱談作者之筵曳裾名卿之門
抵掌蒺弁弁冠也厚自潤澤進越無慙汗達者
之視聽狂狷愚妄固不可爲也復欲俛默惕
息疊足跼翼拜祈公侯之閭跪邀賢達之車
竦龜慄股兢恪危懼榮者倦之彌忿厥心又
不可爲也若慎守其常確執厥中固其所矣

則又色平氣柔言訥性魯無特達之節無推

擇之行

漢書以貧無行不得推擇為吏

瑣瑣碌碌

音碌晉書瑣瑣常人

凡碌士碌

一孺子耳孰謂其可進孰謂其可退抑

又聞之不鼓踴無以超泥塗不曲促無以由

險艱不守常無以處明分不執中無以趨夷

執今則鼓踴乎曲促乎守其常而執厥中乎

浩不知其宜矣進退無倚宵不遑寐乃訪于

故人而咨度之其人曰補闕權君著名踰紀

行為人高言為人信力學揆文

冉切揆以

時儕

稱雄

○齊床皆切

子亟拜之足以發揚對曰衷燕

石而履玄圃

荀子云宋之愚人得燕石於梧桐臺之東歸而藏之以為寶周

客觀之掩口而笑曰此燕石也與瓦甃不殊十洲記崑崙山有玄圃臺衷懷也葛仙公傳

崑崙一名曰玄圃爾雅西北之美者有崑崙之墟璆琳琅玕焉帶魚目而游

漲海

文選盧諶贈劉琨詩序云所謂咸池也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註夜光寶珠也

魚目亂真珠也言琨能鑄詩是以寶珠而報魚目也雒書云秦失金鏡魚自入珠

取誚耳曷予補乎其人曰跡之勤者情必生

焉心之恭者禮必報焉况子之文不甚鄙薄

者乎苟或勤以奉之恭以下之則必勗勵

行輝耀爾能言為建瓴

漢高紀曰前賀上日

利其以下兵於諸侯譬猶居高屋之上晨發

夕被聲馳而響溢風振而草靡可使尺澤之

鯢研奚切刺魚也郭璞云似鮎四足奮鱗而縱海密網之鳥

舉羽而翔霄子之一名何足就矣庶為終身

之遇乎曷不舉馳聲之資挈成名之基授之

權君然後退行守常執中之道斯可也愚不

敏以為信然是以有前日之拜又以為色取

象恭論語色取仁而行違大賢所飫依據朝

造夕謁大賢所倦性頗踈野竊又不能是以
有今茲之問仰惟覽其鄙心而去就之潔誠
齋慮不勝至願謹再拜

上大理崔大卿應制舉不敏啓

新史年表

崔同嘗為大理少卿崔銳嘗為大理卿然皆不見於傳公此書

蓋未中博學宏詞時作爾

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舉能而已
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感知而已故
不叩而響不介而合則其舉必至而其感亦

甚斯道道去遼闊千祀何爲乎今之世哉若
宗元者智不能經大務斷大事非有恢傑之
才學不能探奧義窮章句爲腐爛之儒雖或
寘力於文學勤勤懇懇于歲時然而未能極
聖人之規矩恢作者之聞見勞費翰墨徒爾
拖逢掖音亦逢大也掖袂也曳大帶游於朋齒且有愧
色豈有能乎哉閣下何見待之厚也始者自
謂抱無用之文戴不肖之容雖振身泥塵仰
晞雲霄何由而能哉遂用收視內顧頰首絕

望

頰與
府同

甘以沒沒也今者果不自意他日瑣

瑣之著述幸得流於衽席接在視聽閣下乃
謂可以蹈遠大之途及制作之門決然而不
疑介然而獨德是何收採之特達而顧念之
勤備乎且閣下知其爲人何如哉其貌之美
陋質之細大心之賢不肖閣下固未知也而
一遇文字志在濟拔斯蓋古之知己者已故
曰古之知己者不待來求而後施德者也然
則亟來而求者誠下科也宗元向以應博學

宏詞之舉會閣下辱臨考第司其升降當此
之時意謂運合事并適丁厥時其私心日以
自負也無何閣下以鯢鱗之勢不容尺澤悠
爾而自放廓然而高邁其不我知者遂排逐
而委之委之誠當也使古之知己猶在豈若
是求多乎哉夫仕進之路昔者竊聞于師矣
太上有專達之能周禮小事則專達乘時得君不由
乎表著之列左傳昭十一年叔向曰朝有著
定會表會朝之言必聞於表
著之位註云著定朝內外列位常處
謂之表著表者野會設表以為位而取將

相行其政焉其次有文行之美積能累勞不
由乎舉甲乙歷科第登于表著之列顯其名
焉又其次則曰吾未嘗舉甲乙也未嘗歷科
第也彼朝廷之位吾何修而可以登之乎必
求舉是科也然後得而登之其下不能知其
利又不能務其往則曰舉天下而好之吾何
爲獨不然由是觀之有愛錐刀者以舉是科
爲悅者也有爭尋常者左傳爭尋常以盡其民以登乎
朝廷爲悅者也有慕權貴之位者以將相爲

悅者也有樂行乎其政者以理天下爲悅者也然則舉甲乙歷科第固爲末而已矣得之不加榮喪之不加憂苟成其名於遠大者何補焉然而至於感知之道則細大一矣成敗亦一矣故曰其受德者不待成身而後拜賜然則幸成其身者固末節也蓋不知來求之下者不足以收特達之士而不知成身之末者不足以承賢達之遇審矣伏以閣下德足以儀世才足以輔聖文足以當宗師之位學

足以冠儒術之首誠為賢達之表也顧視下

輩下輩字出灌夫傳薦寵下輩豈容易而收哉而宗元樸

野昧劣進不知退不可以言乎德不能植志

於義而必以文字求達不可以言乎才秉翰

執簡敗北而歸不可以言乎文登場應對刺

繆經旨刺力葛切乘刺也不可以言乎學固非特達

之器也忖省陋質豈容易而承之哉叨冒大

遇穢累高鑒喜懼交爭不克寧居竊感荀瑩

如實出己之德左傳成三年荀瑩之在楚也鄭賈人有將真緒中以出既

謀之未行而楚人歸之賈人如晉敢希豫讓

荀營善視之如實出己○營音鶩史記豫讓欲刺襄子曰智伯

國士遇我之報智伯豫讓欲刺襄子曰智伯

國士遇我故伏候門屏敢俟招納謹奉啓以

代投刺之禮伏惟以知己之道終撫薦焉不
宣宗元謹啓

上裴晉公度獻唐雅詩啓詩雅者正也言王政

之所由發興也政有小大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公所作唐雅

宗元啓伏以周漢二宣中興之業歌於大雅

見第
一卷

載在史官然而申甫作輔

詩維申及甫維周

謂甫

方召專淮夷之功

方謂方叔召謂召虎

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魏邴謀謨

淮夷又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邴辛趙致罕羌之績

謂魏相也文武所注中外莫同伏惟相公天

軍有功先授皇家聖賢克合謀協德一以致太平入有

申甫魏邴之勤出兼方召辛趙之事東取淮

右謂平吳北服恒陽謂成德節度使王承宗

恒陽謂略不代出功無與讓故天下文士皆

願秉筆牘勤思慮以贊述洪烈闡揚大勲宗

元雖敗辱斥逐守在蠻裔時公為柳州刺史猶欲振

發枯槁決䟽潢汗音黃罄效蚩鄙少佐毫髮

謹撰平淮夷雅二篇一曰皇城為李愬作恐

懼不敢進獻私願徹聲聞於下執事庶宥罪

戾以明其心出位僭言惶戰交積無任踊躍

屏營之至不宣宗元謹啓

上襄陽李愬僕射獻唐雅詩啓愬字元直

既平淮右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有詔檢校尚書左僕射襄州刺

史充山南東道節度襄鄧隨唐
復郢均房等州觀察使賜爵梁

國公山南東道
其鎮在襄陽

宗元啓昔周宣中興得賢臣召虎師出江漢

以平淮夷故其詩曰江漢之澣音虎謂江岸也王命

召虎召穆公名虎其卒章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

已上竝詩江漢之文以明虎者召公之孫世本云虎康公十六世孫

克承其先也今天子中興而得閣下亦出江

漢以平淮夷克承于先西平王李晟封西平王即愬之父

其事正類然而未有嗣天雅之說以布天下

以施後代豈聖唐之文雅獨後於周室哉宗
元身雖陷敗而其論著往往不為世屈意者
殆不可自薄自匿以墜斯時苟有輔萬分之
一雖死不憾謹撰平淮夷雅二篇齋沐上獻
誠醜言淫聲不足以當金石庶繼代洪烈裨

官里

漢藝文志小說家流於裨官註云
裨官小官也街談巷語道聽塗說所

造也如淳曰王者欲知間巷風俗故立裨官
使稱說之師古曰裨音梯裨之裨國語為里
人所命次註里宰
也。裨旁卦切得採而歌之不勝憤踊之

至輕黷威嚴戰越交深謹啓

上揚州李吉甫相公獻所著文啓吉甫

罷相為淮南節度使公時在永州上此啓揚州即謂淮南

宗元啓始閣下為尚書郎貞元初吉甫為尚書屯田駕部二貞

外郎薦寵下輩註見前士之顯於門闥者以十數

而某尚幼不得與於厮役及閣下遭讒妬在

外十餘年貞元七年四月陸贄為相出吉甫明州刺史歷忠郴饒三州又

不得效薄伎於前以希一字之褒貶公道之

行也閣下乃始為贄書訓辭擅文雅於朝以

宗天下永貞元年八月以吉甫為考功郎中知制誥十二月為中書舍人翰林學

士而某又以此時去表著之位野會則有表

也受放逐之罰外郎責刺邵州未至十一月

再貶永州司馬負外置 荐仍囚錮視日請命命謂死 進

退違背思欲一日伏在門下而不可得常恐

抱斯志以沒卒無以知於門下冥冥長懷魂

魄幽憤故敢及其能言貢書編文冒昧嚴威

以畢其志伏惟觀覽焉幸甚幸甚閭下相天

子致太平用之郊報報謂報本反始 則天神降地祇

出用之經邦則百貨殖萬物成用之文教則

經術興行用之武事則暴亂翦滅依倚而冒

榮者盡去幽隱而懷道者畢出然後中分主

憂以臨東諸侯

元和三年九月
為淮南節度使罷

而天下無

患盛德大業光明如此而又有周公接下之

道斯宗元所以廢錮濱死而猶欲致其志焉

閤下儻以一言而揚舉之則畢命荒裔固不

恨矣謹以雜文十首上獻縲囚而干丞相大

罪也寧為有聞而死不為無聞而生去就乖

野不勝大懼謹啓

謝李吉甫相公示手札啓

宗元啓六月二十九日

元和五年

衡州刺史呂温

道過永州辱示相公手札省錄狂瞽收撫羈

縲沐以含弘之仁忘其進越之罪感深益懼

喜極增悲五情交戰不知所措宗元性質庸

塞行能無取著書每成於廢疾

鄭立別傳云任城何休好

公羊學遂著公羊墨守左氏膏肓穀梁

進德

且乏其馨香

書黍稷非馨明德惟馨

常願操篲醫門

莊子

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則庶幾國有瘳乎又良醫之門不弃衆疾○篲音遂掬溜

蘭室

家語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

良辰不與夙志多違昨

者踊躍殘魂奮揚蓄念激以死灰之氣

漢韓安國

云死灰獨不復然乎

陳其弊簞之辭

曹子建書云家

有弊簞享之千金簞與帚同

致之煙霄分絕流眇今則垂

露在手清風入懷華袞濫褒於赭衣

范甯穀梁序云

一字之褒寵踰華袞之贈赭衣罪人之衣顏師古云罪犯則衣赭衣賈山傳赭衣半道

龍門俯収於埵井

龍門絳州龍門縣辛氏三口在今

曰河津一名龍門水險不通魚鼈之屬莫能上江海大魚薄集龍門下數千不得上上則

為龍也埵井壞井也莊子埵井之

藻鏡洞關

而秋毫在照藻謂文藻也文律傍暢而寒谷生輝

寒谷生輝借鄒子吹律之義見上註化幽鬱之志若覲清明換

競危之心如承撫薦非常之幸豈獨此生伏

以淮海劇九天之遙淮南子何謂九天中央曰鈞天東方曰蒼天東

北曰變天北方曰玄天西北曰幽天西方曰吳天西南曰朱天南方曰炎天東南曰陽天

瀟湘參百越之俗傾心積念長懸星漢之上

流形委骨永倫魑魅之羣○魑抽支切魅音寐何以報

恩唯當結草結草事出左氏傳無任喜懼感戀之至

上江陵趙相公寄所著文啓趙宗儒字秉文

鄧州穰人元和三年自東都留
守遷荆南節度使公前後與宗

儒啓
凡三

宗元啓往者嘗侍坐於崔比部
比部名鵬字元翰

其言曰今之為文莫有居趙司勳右者
宗儒貞元

中自翰林學士再自是恒欲飾其所論著薦
遷司勳負外郎

之間下病其未就將進且退者殆十數焉幸

以廢逐伏匿獲伸其業類於嚮者若有可觀

然又以罪惡顯大甘死荒野不能出其困陋

以求知於閣下則固昧昧徒生於世矣謹獻

雜文十首儻還以數字定其是非使得存於
世則雖生與蠻夷居魂與魑魅游所不辭也
輕瀆威重伏增戰惶謹啓

戰惶一作戰灼

上嚴東川寄劔門銘啓

嚴彌字元明震之從祖弟

也元和元年劉闢反自山南西道節度使討闢以儲備有素檢校尚書左僕射節度東川公作銘以紀其事詳註劔門銘

宗元伏惟僕射以仁厚蓄生人以勇義平國
難而劔門用兵之事最爲天下倡首取其險
固爲我要衝

礪與高崇文同征劉闢拔劔州斬其刺史文德昭因分守險阻

潰其王師得以由其門而入彷徨布布獲獲

腹心○祥音羊遂無留滯是閣下之勲力宜著於

萬祀而不已也宗元負罪俟命晷刻觀望道

里深遠不得悉聞當時之威聲然而竊以累

受顧念踴躍盛德恐沒身炎瘴卒無以少報

於閣下是以晝夜恟恟許拱切不克自寧今身

雖敗棄庶幾其文猶或傳於世又焉知非因

閣下之功烈所以為不朽之一端也敢默默

而已乎謹撰劔門銘一首惶恐獻上誠無以

稱宏大之略亦足以發平生之心不勝慙懼
戰越之至

上江陵嚴司空獻所著文啓

嚴綬華州華陰

人挺之從孫也元和六年三月以授檢校司空出爲荆南節度觀察支度等使兼江陵尹

宗元啓伏念往歲司空由尚書郎出貳太原

貞元中綬自刑部員外郎爲太原少尹尋加北都副留守又加行軍司馬宗元獲

於天長天長驛名專用候謁伏蒙叙以世舊許造

門闌自後司空累膺寵榮位極公輔

綬累遷尚書右

僕射檢校司空

宗元得罪朝列竄身湘南

湘南謂永州

霄

漢益高泥塵永棄瞻仰遼絕陳露無由司空
統臨舊荆控制南服道路非遠德化所覃是
敢奮起幽淪仰希光耀伏惟憫憐孤賤特賜
撫存則縲紲之辱有望蠲除鳴吠之能猶希
效用謹獻雜文七首伏惟以一字定其褒貶
終身之幸無以加焉輕黷威嚴伏增戰越

上嶺南鄭相公獻所著文啓

憲宗初以鄭綱

同平章事繼出為嶺南節度使廣州刺史

宗元啓伏見與當州韋使君書

韋使君永

猥

賜存問驚乍悼懼交動於中循念竟日若無

容措幸甚幸甚宗元素乏智能復闕周慎一

自得罪八年于今

時元和七年也

兢愧弔影追咎既

往自以終身沉廢無跡自明不意相國垂愍

特記名姓守突奧者

一作奧突
○突音要

忽仰晞於白

日負泥塗者遂自濯於清源快心暢目不知

所喻伏以聖人之道與其進也不保其往故

敢藻飾文字洗滌心神致之門下祗俟嚴命

伏惟收撫獎勵以成其終謹獻雜文三十六
首冒昧上黷無任踊躍惶恐之至

上李中丞獻所著文啓

即湖南李中丞也與前卷

二啓同其人此啓又與前卷啓中之意同

宗元啓宗元無異能獨好爲文章始用此以
進終用此以退今者畏罪悔咎伏匿惴慄猶
未能去之時時舉首長吟哀歌舒泄幽鬱因
取筆以書紉韋而編切紉女陳略成數卷伏
念閣下以文章昇大僚統方隅而宗元幸緣

罪辜得與編人齒於部內

永州在湖南管內

不以此

時露其所為以希大君子顧視則為陋劣而自棄也敢飾近文及在京師官命所草者凡三卷合四十三篇不敢繁故也儻或以為有可采者當繕錄其餘以增几席之污去就鄙野伏用兢惶謹啓

上裴行立中丞撰訾家洲記啓

元和十二年

年以御史中丞裴行立為桂管觀察使故以桂州訾家洲記屬公公至是移書獻記當在十二年後柳州時作○訾即移切又

紫音

右伏奉處分令撰訾家洲亭記伏以境之殊
尤者必待才之絕妙以極其詞今是亭之勝
甲於天下而猥顧鄙陋使爲之記伏受嚴命
不敢固讓退自揣度惕然汗流累奉游宴竊
觀物象涉旬模擬不得萬一竊復詳忖進退
若墜久稽篆刻則有違慢之辜速課空薄又
見踈蕪之累憊期廢事○憊與尤所戰慄謹

修撰訖

記在上

獻退自

踟躕

音局

不知所裁

無任隕越惶恐之至

上河陽烏尚書啓

一本題云上河陽烏尚書重胤欲獻

啓文

宗元啓伏以尚書以碩德偉才代著勲烈胤重

父承珣事平兩河定亂重胤少爲潞州牙將

盧軍有功從史奉詔討王承宗陰與賊連吐突承璀將

圖之以告重胤元和五年四月重胤縛從史

命從者賞違者斬士合讎重胤吐曰天子有三

城建功憲宗嘉重胤功擢帥河陽有三年鼎彝竹帛未足云紀進臨汝

胤帝討淮蔡詔重

上控制東方

元和九年閏八月以重胤為汝州刺史充河陽懷汝節度使徙

治汝州

隱然長城朝野倚賴宗元雖屏棄還壤

而飽聞德聲所恨不獲親執鞭弭

左傳倍二

公子重耳曰左執鞭弭右屬橐鞬爾雅以備弓有緣者為弓無者為弭緣骨飾首末

戎伍夙夜踴躍不克寧居伏以威稜所加狂

狡已震

在狡謂吳元濟也

莫大之績重復增崇小子

久以文字進身嘗好古人事業專當具筆札

拂縑緗

緗音相

贊揚大功垂之不朽瞻望

霄漢戀慕交深冒黷威嚴伏增戰越

河東先生集卷第三十六

世綵廖氏
刺梓家誥